

冊六

書名 品花寶鑑六十回 宣統元年幻中了幻齋刊本
 撰者 清 陳森 撰
 卷 冊六
 內容分類 集-小說-章回小說-煙粉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62
 編號 D8664900

品花寶鑑

第一回

史南湘製譜選名花

梅子玉聞香驚絕豔

京師演戲之盛。甲于天下。地當尺五天邊。處處歌臺舞榭。

人在大千隊裡。時時醉月評花。真乃說不盡的繁華。描不

盡的態。一時聞聞見見。怪怪奇奇。事不出于理之所無。

人于情之所有。遂以遊戲之筆。摹寫遊戲之人。而游

戲。最難得者。幾箇川情守禮之君子。與幾箇潔身自

彩色畫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649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62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品花寶鑑六十回 宣統元年幻中了幻齋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品花寶鑑

第一回

K2982
(6)



双紅堂
小説
62(6)

科298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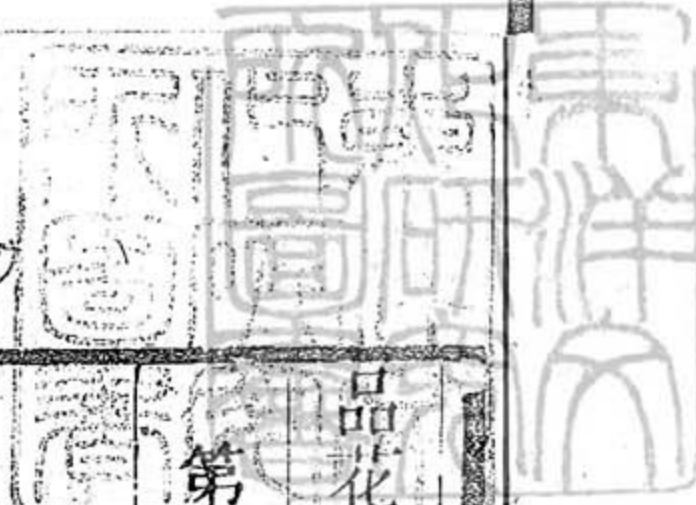
品花寶鑑

第十六回

魏聘才新進華公府

梅子玉初訪杜琴言

話說前回書中梅士燮赴任之後。一切家事內而顏夫人掌管。外而許順經理。井井有條。子玉仍係讀書。經籍之外。研磨諸子百家。到花晨月夕。則有二三知己。明窗淨几。共事筆硯。或把酒清談。或題詩分韻。所來往者。劉文澤。顏仲清等。為最密。而怡園徐度香。一月間亦過訪幾次。或遇或



不遇蓋度香局面闊大。現處福地爲富貴神仙。所以干謁者紛紛而來。應酬甚繁。卽遇無事清閒之日。又須爲諸花物色。茶麝石葉之香。鹿錦鳳綾之艷。雖傾倒一時。然較之小樓深處。修竹一坪。紙帳開時。梅花數點。反遜子玉竹君等之清閒自在也。卻說魏聘才。其人在不麤不細之間。西流東列。風雅叢中。究非知己。繁華門下。儘可幫閒。日下與李元茂同住梅宅。一無所事。唯有出外閒遊。而元茂又另是一種獸頭獸腦的脾氣。與之長處實屬可厭。聘才思量

道我進京來。本欲圖些名利。今在京數月。一事無成。且梅老伯又到江西去了。要兩三年纔回。王老伯終是大模大樣。絕無一點關切心腸。長安雖好。非久戀之鄉。不如自己弄得一居停主人。或可附翼攀鱗。弄些好處出來。亦未可定。我想富三爺交遊最濶。求他覓一機會。不甚爲難。主意定了。就坐車進城來。到金牌樓富宅。先著小使到門上。一問。聘才聽說三爺不在家。在對門貴大老爺處打牌。小使出來。聘才道。貴大爺我去年卻拜過他。未曾見著。今日正

好拜他。卽到對門來。傳進片子。聽得裡面叫請。開了兩扇中門。聘才進去。卻是小小一箇院落。只見貴大爺從正廳上出來。迎上前與聘才拉了手。讓聘才進屋內炕上坐。聘才道。兄弟來過幾次。總值大爺出門。偏偏遇不着。貴大爺道。兄弟差使忙。輕易不出城。倒常想同富三哥出城。找吾兄逛一天。不是他沒有空。就是我有事。再停兩天就好了。又講了些閒話。聘才留心屋內。卻也收拾乾淨。一並是三間。東邊隔去了一間做書房。院子內東邊是粉牆。西邊一

箇月亮門。內有一扇屏風。攔著想必是內室了。只見炕上掛一幅藍地白字的迴文詩句。一幅冷金箋對子。是戶部總理寫的。兩旁是八張方椅。東邊擺一書桌。一盆小小盆景。一面是幾張方枱。聘才正要開口。貴大爺道。富三哥在此打牌。就在那屋子裏。咱們那邊坐罷。就讓聘才進去。走到書房門口。有一小廝揭起了一箇香色布簾。聘才跨將進去。只見富三將牌望桌上一放。打了一箇呵欠。伸了一伸腰。見了聘才。便站起來。笑嘻嘻的道。久不見了好阿。聘

才拉箇手。見屋裏尚有兩人。一人面南。一人面北。那面南的卽起身照應。那面北的。便似照應不照應的。略把身子鬆一鬆就坐了。仍看着手中的牌。聘才看那上首一位的相貌。一臉酒肉氣。兩撇黃鬚。一雙蛇眼。衣帽雖新。不合官樣。約有四十四五歲。下首一位已有五十餘歲。是箇近視眼。帶了眼鏡。身上也是一身新衣。聘才便問道。這兩位沒有請教貴姓。那上首的卽答道。姓楊。我是這裏的街坊。又問那位老年的。老年的慢慢的答道。我姓閻。貴大爺道這

位閻簡安先生。是華府中的師爺。那一位是精於地理的。又是富三哥的乾兄弟。就在東胡同那大宅子裏。號梅窗。行八。說罷。小廝移了一張欉子。就放在富三上首。大家坐了。富三道。你好阿。你在城外天天的樂。你也不來瞧瞧哥哥。你知道哥哥惦記你。你就不惦記我。我找你兩三回。你躲著不出來。你天天兒瞧戲。好樂阿。聘才笑道。那裏的話。那一天不想著三爺。因梅老伯到江西去了。一切家事是託兄弟照應的。所以事情多一點兒。那姓楊的便問聘才

道。足下在梅大人宅裏。聘才道是。因問道。認得梅宅麼。那人道。怎麼不認得。他從前的住宅。還是我看的呢。貴大爺道。這楊老八的風水。是高明的。我們內城多半是請他。瞧的。聘才便又拉攏起來。只有那箇閻簡安。是冷冰冰的。只與富貴兩人講話。富三爺道。歇了罷。這牌打得悶人。就是我輸了。算帳罷。閻簡安便道。怎麼就歇。方纔打了兩轉。梅窗道。算了。不用來了。於是大家起身散坐。點籌馬。是閻富兩人輸了。聘才道。到我吵散了。富三一手捶著腰道。我

本來不喜歡這箇。輸了錢。還惹悶。閻簡安道。可不是。楊梅窗笑道。誰叫你們打得這麼燦頭。將牌都亂發的。不輸你輸誰。閻簡安笑道。你好。我瞧見你幾時。又贏過錢。不過會訛人就是了。只好在我與富三哥面前。混滂。在貴大哥跟前。就不能了。大家說笑了一陣。貴大爺卽命小廝。拿出酒肴來。是四五樣葷素菜。一壺黃酒。賓主五人。小酌了一回。席中聘才對那箇閻簡安。問起華府的光景。那老閻就覺得有些高興。便道。做東公子。是人間少有的。府裏的潤大是

說不盡的。聘才又問同事幾位。簡安道在府裏住的有十幾位。在老爺子任上的有十幾位。其餘來來去去走動的。不計其數。我是老爺子三十年的交情。同著出過兵。與那些箇朋友是兩樣的光景。哥兒待我是父輩的禮數。其餘就難講了。原來這箇閻簡安是箇半生半熟的老篋片。卻與華公有舊。嫌其心窄。嘴臭。脾氣古怪。所以叫他在府裏住著。華公子是更不對的。楊梅窗是箇土篋片。但知勢利。毫無所能。又是箇裏八府的人。怯頭怯腦。因與富三爺是

乾兄弟。又拉攏了些半生半熟的濶老。仗著看風水爲名。胡吹亂講的一味貪財。或與地主勾通。或與花兒匠工頭連手。賺下人的錢。也捐了箇從九候選。至於堪輿之學。實在不懂。是日談次。到與聘才合了式。便要與聘才換帖。聘才是樂得拉攏的。便十分應酬。只有那位老闆是勢利透頂的人。如何看得起聘才。聘才也深厭其人。五人歡敘了一回。各要散了。楊老八並約聘才。另日再敘。聘才便同到富三家裏來。又坐了一回。便把心事講起。富三爺道。既然

到華公府來。見了華公子。就薦聘才進府幫辦雜務。華公子應了。說道。我這裏到不拘人多人少。只要人好。是你的好朋友。自然不用講了。就請你去講一聲。請他來就是了。卽吩咐林珊枝傳諭總辦。將魏師爺修金飲饌說定。富三連連答應幾箇。是又進去見了華夫人。就辭了一徑出城。通知了魏聘才。請其明日就去。是日聘才就與子玉說明。並謝數月叨擾。子玉吃驚道。大哥何故要去。莫非嫌小弟有得罪之處麼。聘才連連陪笑道。愚兄自到貴府以來。承

伯父母同弟台如此恩待。豈尙有不足。無奈愚兄此番進京。家父諄諭再三。定要謀一前程出京。因此處稍可巴結。且富老三力爲作合。且去看看光景。只隔一城。原可時常來的。棣台若不忘懷華府園亭。聞說是極好逛的。伯母前請棣台先爲稟明。明日起身時再進去叩謝。李元茂在旁間得聘才要進華府。心中有些難過道。你去了。只剩了我。且你也少了箇伴兒。我聞得華公子脾氣不好。你到不要去吃釘板。還是在此罷。過年再說。聘才道。各人有各人的

打算我如今比不上你了。你是知縣少爺。享現成的福。我
不但自己不能受用。還要顧家呢。子玉聽到這句。便知不
能強留。只得進去與顏夫人說了。顏夫人道。既然如此。只
好聽他自去罷。但老爺出門時。囑咐我好生看待。且說他
倒能辦事。但此時也無甚多事。如果將來有事。再請他回
來亦可。是晚卽命子玉與聘才餞行。又送出四十兩銀子
與聘才。聘才感激不盡。一夜與元茂談談講講。各有難分
之意。明早富三爺卽遣人帶了兩輛車。來接聘才。聘才卽

拜別顏夫人並子玉。又辭了元茂。收拾停妥。帶了四兒一
徑上車。先到富宅。吃了早飯。富三親送到華府。到了門口。
富三先着人回進去。並說魏師爺來了。聘才在車內一望。
這門面就覺威嚴得了不得。就是南京總督衙門也無此
高大。門前一座大照牆。用水磨磚砌成。上下鏤花。並有花
簷滴水。上蓋琉璃瓦。約有三丈多高。七丈多寬。左右一對
大石獅子。有八尺多高。望進頭門裏。約有一箭多遠。見圍
牆內兩邊盡是參天大樹。襯着中間一條甬道。直望到二



門就模模糊糊不甚清楚。覺有數十人在那門口坐着。回事人進去了。有半箇時辰。纔見出來說請富三同魏聘才便下了車。二人整整衣裳。走進將近二門。見那一班人慢慢的站起來。約有二三十箇。都是一色衣服。有幾箇見了富三。上前請安。並問道。這位就是請來的師爺嗎。魏聘才亦各照應了。走進二門。又是甬道。足有一百多步。纔到了大廳。回事的引着轉過了大廳。四面迴廊。闌干曲折。中間見方有一箇院子。有花竹靈石。層層疊疊。又進了垂花門。

便是穿堂。再進了穿堂。便覺身入畫圖。長廊疊閣。畫棟雕樑。碧瓦琉璃。映天耀日。聘才是有生以來。沒有見過這等高。大華麗。絢爛莊嚴。心上有些畏懼。富三是去熟的。引路的道。請三爺到西花廳坐罷。那人便曲曲折折走了。好一會。方到了一箇水磨磚擺的花月亮門。站住了。就不進去了。咳嗽一聲。裏面走出四箇年輕俊秀家童來。那人交代了說。請進西花廳去。聘才隨富三進得門來。是一箇花園。地下是太湖石堆的玲瓏透剔。下面是池水。俯見石罅中。

游出兩箇金色鯉魚來。修竹凝人狂花迎面。走了數十步。上了好幾層參差石磴。接着一座石板平橋。過了橋。是箇亭子。下了亭子。又是假山攔住。絕似獅子林光景。要從神仙洞內穿出。方見一所花廳。接着又有幾處亭榭。綠樹濃陰。鳥聲噪聒。庭前開滿了罌粟虞美等花。映襯那池邊老柏樹上垂下來的藤花。又有些海棠紫荊等類。來到花廳前面。是一帶雕闌。兩邊五色玻璃窗。中間掛一箇絳色夾紗盤銀線的簾子。書童把紗簾弔起。在一箇點翠銀蝴蝶

鬚子上。進得廳來。地下鋪着鴨綠絨毯。上頭是用香楠木板做成船室。刻滿了細巧花草。懸着一箇匾額。是王鐸寫的苔花岑雨聯情之館的墨跡。四圍珠纓靈蓋燈綵無數。中間平門上刻着文徵明的草書。一張大炕。都是古錦斑斕的鋪墊。炕几上供一箇寶鼎。濃香芬馥。兩邊牆上糊着白花綾。一邊是掛着王右丞八幅青綠的山水。一邊是兩箇博古厨。上頭盡放些楠木匣子。想是古書。所有桌凳杌椅。盡是紫檀雕花。五彩花錦鋪墊。正是箇錦天綉地。令人

目炫神亂。富三與聘才就坐在椅子上。等有兩盞茶時候。忽見一箇書童出來。說公子今日不爽快。請三爺與師爺到東花園。和各位師爺們見見。就請魏師爺在東花園與張師爺。顧師爺在一塊兒住罷。富三又說替我請安。聘才也站起身道。替我亦說到小廝答應了。是窗外那箇書童。就請富魏二位到東花園去。仍由舊路出了月亮門。那東花園卻在前面東首。聘才跟着富三從新向外灣灣轉轉。盡走的迴廊處處。多有人伺候。華府規矩。每一重門有一

箇總管。有事出進。都要登號簿的。聘才走了半天。心中也記不清。過了多少庭院。及走到穿堂後身東首。有一條夾巷。覺有半里路長。又進了一重門。纔見一箇花園。這花園卻也不小。有亭有臺。有山有水。花木成林。又是一樣景致。這引路小廝。交代了園中的人。就不進去了。那邊又有人來接引。進了斑竹花籬。是一所廳。兩進共有十間。還有些廂房。此中是張笑梅。顧月卿。畫畫之處。顧張二位出來相見。知道聘才是富三爺新薦來的。便陪着聚談。聘才見那

張笑梅倒也生得俊俏。是杭州人。年紀二十上下。是畫工筆人物的。就是吹竹彈絲也還來得。顧月卿是蘇州人。比笑梅畧長兩歲。亦頗俊秀。是畫山水花草的。那邊還有箇書啟先生。叫王卿雲。是老公爺的舊友。有五十餘歲了。閻簡安是辦筆墨雜務。他二人又在一箇院落。當下都請來見了。閻簡安道。不料前日一見。今日就進我們府中來。有這等奇事。聘才道。小弟多蒙華公子謬愛。招之門下。無奈鉛刀襪線。一無所能。諸事全仗老先生們教訓。閻王二老

便道。好說好說。東人慕名請來的。自然是箇名下無虛的了。我們都要請教。聘才連聲說不敢。富二爺道。這魏老大是我的把弟。且係南城外梅大人的世姪。極有本事。最鼓朋友的。此刻新來府中。一切都不在行。先生們自然要攜帶攜帶。都是一家人。倒不要生分纔好。我明日見了我們舅太爺。還要面託的。又對聘才道。咱們到裏頭屋子瞧瞧。住那一間。又同聘才到了裏頭一進。也是五間。東邊兩間。張笑梅做房。聘才就在西邊兩間下榻。中間空了一間。爲

會客之地。富三卽叫將行李搬進。叫小廝們鋪設好了。正要走時。只見一人進來。說道。公子送了一桌酒席。就請三爺和各位師爺。陪着魏師爺。喝鍾酒。公子說不要見怪。實在坐不下。不能來陪。又給三爺道乏。富三爺站起來道了謝。又道時候也不早了。剛是吃飯時候了。大家就在中間屋子裏圓桌上吃起來。無拘無束。甚爲暢快。聘才見這席菜。只是上不完。大碗中碗。大碟小碟。通計有四十多樣。衆人直飲到二更。富三方辭了衆人出去。他的家人提燈伺

候。聘才送到園門。富三又嘮嘮叨叨囑咐一番。聘才尙要送出。富三道。不要送了。回來你認不得進園子。倒累墜。咱們歇天再見罷。於是不顧而去。聘才進內。又與張顧二人談了好一回。又探問了好些府中光景。次日張顧二人。又引聘才去見了各項的朋友。連府中總管的爺們。以及帳房。司閘。司廚。管馬號。掌庫房。並各處門口掛號簿的人。凡有頭腦的。都一一見了。正是侯門如海。聘才初進來。是一樣摸不着的。反覺拘束得狠。連話也不敢多說一句。

惟有小心謹慎。恭維眾人而已。看官記明。從此魏聘才進了華公府了。慢慢的就生出多少事來。此是後話。且按下不題。卻說子玉因聘才去了。心中也着實思念了幾天。此時是四月中旬。因有箇閏五月。所以節氣較遲。尙見芍藥盛開。庭外又有丁香海棠等。紅香粉膩。素面冰心。獨自玩賞了一回。鳥聲聒碎。花影橫披。不覺有些疲倦。因憶古人風暖鳥聲碎。日高花影重。二語。體物之工。復想起陸素蘭。那日待我的光景。又尋出素蘭寫的扇子。細細的看了一

回。因又想道。我也要送他些東西纔好。遂檢出古硯一方。好香墨兩匣。徐松陵墨蘭冊頁十二方。團扇一柄。卽將前日所作送春二律。用小楷寫上。始而欲遣人送去。繼因長晝悶人。遂起了訪友的興致。尋芳的念頭。到上房稟過。營親說訪劉顏諸人。隨了小廝。登輿徧訪諸人。一無所遇。大爲掃興。只得獨自來至素蘭寓所。恰值素蘭從戲園中回來。迎接進內。未免也有幾句寒溫。子玉卽將所送之物。面贈素蘭。素蘭謝了。細玩一番。又見字畫端楷。重復謝了。又

謝卽同子玉到臥室外。一間書室內。是素蘭書畫之所。頗爲幽雅。因問子玉道。今日爲何獨自一人出來。可曾到過對門。見你心上人麼。子玉笑道。今日走了好幾處。沒有見著一箇。我本爲你而來。對門也未去。不知玉儂在家不在家。素蘭嘆口氣不言語。子玉心疑。便問道。香畹因何不快。素蘭道。我自己到沒有什麼不快。我想起你心上人。你們背地裏這本糊塗帳。將來怎麼算得清楚。白教沒相干的。眼淚淌了許多。到底亦不曉得爲什麼。問他。他又不說。猜

抹也猜抹不出來。其實你們又不天天見面。何以就害得人。到這箇模樣呢。連他的師傅也不懂的。說他近來有些痰氣。無緣無故。就酸酸楚楚。待人更不倏不倏。從前見人。不過冷淡些。卻沒有心事。自從你們怡園同席之後。他就不大招呼人。對我們講話。總喜歡說梅花。就搭不上這句話。也硬搭上來。說喜得是怡園梅嶼。又要蕭靜宜畫了四幅。各色的梅花。這也罷了。忽又問起度香南邊定織來的。綉緞。可有那折枝梅。沒有雜花的。有沒有難爲度香竟找

出幾疋來。如今現做了袍子。祆兒穿上了。你說這箇心思。奇不奇。不是爲你是爲誰。子玉聽了。便覺一陣心酸。止不住流下淚來。要說話。喉間若有物噎住。說不出。只呆呆的。看着素蘭。素蘭又道。倒底你們是怎樣的交情。我是你的功臣。爲你也費了些神。因我有些像你。所以長來對我講些懵懂話兒。我說你這片心。不知人家知道不知道。又不知人家待你。也有這種情分沒有。他倒說得好。這是我自己的心腸。管人家知道不知道。又管人家待我怎麼樣。橫

豎我自己一人明白就是了。庾香先生。你心裏倒底怎樣。你不妨對我說說。你當面不好意思的。對他講。我替你代說。自然你也有一番思念他的心腸。何妨說給我聽聽。子玉只是不語。素蘭料着是不肯說的。我們同到他家去。瞧瞧罷。子玉略一躊躇。道。去也使得。於是素蘭卽同子玉走出門來。不多幾步。卽到了秋水堂門口。見有五六輛車歇着。素蘭道。這光景是裏頭有客。只怕不便進去。不如回去。先着人進去看看。何如。子玉心上略有一分不自在。不曉

裏面所請是何客。玉儂陪與不陪。又想起他家裏請客。斷無不陪之禮。毫無主意。只聽憑素蘭進退。素蘭回到自己家門口。喚人往琴言處打聽。不多一刻來說。琴言卧病在床。請客是他師傅長慶請分子。是部裏幾位經承先生。還是吃的早飯不多。一回就散的。素蘭道。再請到裏面坐着。等罷。子玉聽見心中略定。只得重進裏面。無精打采的坐下。素蘭只管笑嘻嘻的問長問短。又問你到底待那玉儂何如。子玉被問不過。只得說道。玉儂之事。其說甚長。就把

魏聘才途中所見情景。至今年會館中見他一齣驚夢。真是絕世無雙。情文互至。尙未悉其性情抱負。及到怡園爲假琴言所戲。我說出思慕琴言原爲其守身如玉。落落難合。不料其自棄如此。那時玉儂在屏後聽了嗚咽欲絕。及同席時。又彼此都講不出什麼來。倒像是前生相契。今生重逢。兩人心事。你知我見。無用口說的光景。彼亦不期然而然。我亦無所爲而爲。總覺心頭眼前不能一刻棄置。你不說。我尙不知他背後如此牽望。我爲他。我是曉得他底

蘊他爲我難道他又曉得我什麼。且我有何感動他處。使他如此。倒不如不見面罷。省得見面時更多感觸。子玉說到此處。更神色慘淡。似有悲泣之意。素蘭亦覺悽楚。便淌下淚來。半晌勸道。你們兩人前生。竟有些瓜葛。不然何至於此。以君才貌而論。是人人憐愛的。但似玉儂之冰雪心腸。獨爲你纏綿宛轉。以度香之百般體貼。亦算溫柔鄉中一箇知己。我看玉儂待他。不如待君十分之二。難得度香更加愛惜。說道。人各有緣。此中係天定。非人情能強。且庾

香屬意玉儂一人。毫不移動。此真是多情種子。非玉儂不足爲庾香賞識。非庾香不足爲玉儂眷戀。國風好色而不淫。其庾香玉儂之謂乎。子玉聽了感激度香萬分。且愛素蘭之聰慧。不枉曲台花譜中定作探花郎也。因談了許多時候。素蘭又請子玉隨意用了些點心。着人再到琴言處探望。來人回來道。起先之客到散了。偏又來了一班人。說要叫琴言。長慶回他不在家。那些人不肯去。坐着等候。長慶因不認識他們。便不應酬。自到房裏吃烟去了。被他們

闖進去將長慶的烟鎗搶了。要到兵馬司衙門出首。他長慶無法。只得陪禮。又請了他間壁槽房李四。緞子王三。兩人解勸。閒人闖滿了一堂。正在那裏鬧不清楚呢。子玉聽了。長嘆一聲道。我與玉儂要見一面。都如此之難。今日天也不早了。我也要回去。你明日見他時。代爲致意。說不可如此。必要保重身體。度香處。到要常去走走。不要叫人見怪。我是不能常出門的。遲幾天再見。你若見了度香。也爲我多多致謝。歇一天。我尙去逛他園子呢。素蘭道。你幾時

出來。約定日子。到我這裏來。我約玉儂過來。倒是我這裏清淨。他師傅有些脾氣。偏偏玉儂遭逢着他。也是玉儂運氣不好。子玉道。他師傅怎樣脾氣。素蘭道。愛錢多。怕勢大。厭人窮。玉儂因度香所愛。故尙待得好。從前待別人。就沒有這樣子。子玉聽了。又添了一件心事。放心不下。總之無可奈何。躊躇躊躇。見天氣已晚。只得硬了心腸。出來上了車。回顧了幾次。一徑出了胡同。方纔坐好。小廝跨上車。沿只見迎面兩馬一車。走的潑風似的。劈面冲來。偏偏是玉通

政子玉躲避不及。只得要下來。王文輝連忙搖手止住。問了幾句話。也就點點頭開車走了。今日子玉出門。只與素蘭談了半日。所訪不遇。倒遇見了丈人。好不納悶。意欲去望高品。又嫌路遠。且出門過久。又恐高堂見責。只得快快而回。正是不如意事常八九。且聽下回分解。

品花寶鑑

第十七回

祝芳年瓊筵集詞客

評花譜國色冠羣香

話說子玉從素蘭處回來。見過高堂。卽向書房中來。晚飯畢。一輪月上。輝映花間。和風微來。天雲四皎。遂把湘簾捲起。倚闌而望。忽見小廝進來稟道。高史顏王諸少爺同來。子玉正在悵望。今見齊來。不勝之喜。遂請進同坐。子玉卽把日間一一過訪不遇事說過。先是王恂開言道。今日我

品花寶鑑 第一回
們都在卓然齋中。並會田湘帆與媚香。又遇見竹君前來。那湘帆果是吾輩與媚香相處的光景。真令人羨慕。高品道。湘帆此時是六根全淨。五蘊皆空。守定了約法三章。不許你胡行亂走。始信人間果然多是懼內的。怪不得庸菴竹君輩。牢守閨房。不敢妄離。一步違了。晚間夾棍利害。湘帆還是對着箇半雌半雄的人。已經如此。又何怪四畏堂中規矩乎。說得眾人要笑。仲清道。你也是門內出身。如今隔遠了。就誇口了。南湘道。我見卓然與他細君

書如屬員與上司稟帖一樣。有受恩深重。浹髓淪肌等語。眾人大笑。高品道。豈有此理。你這箇謊也撒得不像。眾人又說笑了一陣。高品道。庾香後日有一件極好的事。來與你商量。子玉便問道何事。高品道。十五日是媚香生日。今日大家商議。並訂前舟與你。合成一劑六君子湯。湊一公分。找箇寬敞的地方。把那些知名寶貝。都叫將來熱鬧一天。請湘帆與媚香做生日。你道好不好。子玉道。好極好極。但不知在何處聚會。王恂道。我家亦可。但無花園子。不如

前舟園裏好。我們主人六箇。添上湘帆七箇。媚香瑤卿香。晚佩仙靜芳。葢香瘦香小梅共是八箇。要三席纔可坐。劇分之說。不能預定多少。只好辦了再算。衆人道。極是。子玉便呆呆的。仲清笑道。庸菴你這差使。辦得不周倒。要討人怪的。王恂尙未回答。南湘道。何所見而言。仲清道。你不問庸菴點將。把一箇極要緊的人。遺漏了。豈不要招人怪麼。南湘算了一算。笑道。果然果然。王恂道。你們可不是說徐度香麼。我非遺漏。我恐他的事情多。未必能來。子玉道。度

香應酬雖多。然看其性情光景。我們請他。雖有事也必來的。就是蕭靜宜也斷不可不請。大家說狠好。就添上這兩位是了。那是九箇。合上那八箇。是十七箇。也就狠熱鬧了。南湘道。沒有人了。王恂道。尙有何人呢。南湘道。你好記性。你旣大會羣花。倒忘了一箇花王。旣有庾香。沒有玉儂。獨使他一人向隅。是何道理。王恂道。是呀。我真該打。一時竟忘了琴言。是必要他來的。還有那箇秦琪官。號玉艷的。也叫了他來。奏成十箇。衆人道。如此更妙。子玉道。如今我們

商議起來。怎樣邀客。王恂道。你作一小札。與怡園徐蕭二公。前舟以及餘人。我們明日自去知會。於是大家直談至二更方散。子玉送了諸人。獨坐凝思了一回。想道。後日之會。足成千古。不曉琴言病體能否全愈。那時瓊林十樹。自然要推杜若爲先。不識大夫蕙。比我玉儂何如。想起待田君光景。是箇有才有智的人。必另有一種深情。人各有長。固不必彼此較量也。遂卽輕研隃麋。徐揮湘管。寫道。

春光九十。去後難追。知己二三。來成不速。作琴樽之雅。

集試花鳥之間情。總然地乏名山。卻喜庭無凡卉。憐渠蕙質。墮彼梨園。會我竹林。數他花信。羣芳論譜。偶同織錦之人。宿慧成心。羞作數錢之技。移溫柔于蕭寺。識風雅于泥塗。慶珠胎碧海之辰。賀玉出藍田之日。傾城名士。應共相憐。紅粉青衫。也堪同揆。點鴛鴦之卅六。紅豆齊拋。備翡翠之千雙。紫雲任請。肅賤申啟。代面丁寧。早發高軒。同光下里。梅子玉頓白。上
度香先生靜宜逸士閣下。

子玉寫完封好。用上圖章。卽付小廝。交與門房。明早著人送到怡園。後日請徐蕭二位老爺。同到劉大少爺宅內飲酒。須要交代明白。小廝答應了。子玉亦卽安寢。一夜無話。到了明日。王恂史南湘等。就到劉文澤家來講了。文澤甚爲高興。說明日就在倚劍眠琴之室布置。恰好蘭蕙芬芳。又有芍藥海棠等花開滿。少停卽去知會羣花。于明日辰刻畢集。因說到明日花林中。恐有幾箇不能來。我知道秦琪官害眼。杜琴言亦患病未痊。昨晚我見素蘭談及庾香

在彼處坐了半日。去訪琴言。恰值他師傅請客。沒有進去。琴言亦未知庾香去訪他。明日就使他們兩箇不來。也有八人。狠爲熱鬧的了。度香靜宜想一定來的。南湘道。席間行令。新鮮的甚少。太難了。又恐座客一時不能。須得雅俗共賞。易知易能的。又要避熟。射覆等令。亦覺無趣。王恂道。從前在此對詩的令。倒可以。文澤道。再行此令。亦覺無味。且到明日見景生情罷。是日王恂等就在文澤處吃飯。又談了一回方散。文澤又叫人各處訂了。說明日務必早集。

盡一日之興。都係便服。不必冠帶。來人回言。都說明了。卻說田春航自與蕙芳訂交之後。足不出戶。蕙芳每日不論早晚。必來一次。或清談。或小飲。並時進箴砭之語。所以春航已心滿意足。只有研磨經籍。揮酒詞翰。本來是三冬富足。倚馬萬言。一時名動京師。當道者皆欲羅致門下。無奈春航磊落自負。以干謁爲恥。未嘗懷刺。一謁要津。寧居蕭寺。玉人作伴。名士同聲。蕙芳又替他結交了許多好友。如徐度香。蕭靜宜。劉文澤。史南湖。顏仲清。王恂等。仲清前與

春航不睦。原是激勵春航之意。經高品將其中情節剖明。又說起仲清仍送五十金。作澆裹之費。春航自然十分感激。敬佩仲清。叫蕙芳爲之轉灣。更覺比前相好。惟有子玉尙未謀面。是日知文澤等爲蕙芳做生日。心上雖十分歡喜。又因他二人交好。竟人人共知。翻有些不好意思。意欲不去。又不好卻衆人情面。只好踐諾。文澤于絕早。卽在倚劍眠琴室中。鋪設起來。因爲題目是做生日。略須點綴。中間掛了一幅羣仙高會圖。一切古玩鋪設。俱極精緻。長廊

內湘簾之外。擺列著十餘盆蕙花。越著和風微漾。香氣襲人。文澤正在廊前獨立。見前面走進一人。遠遠望見。知是蕙芳華服而來。上了階沿。卽恭恭敬敬的行起大禮來。文澤連忙扶起道。媚香何故如此。應讓我先與你祝壽。纔是蕙芳道。賤齒之辰。上邀諸貴人眷顧。使蕙芳何以克當。昨日本要到各處辭謝。又恐怪我不受抬舉。且今日大羅天上。衆仙齊集。使芳輩雞犬偕昇。雖不得仙。亦可脫俗。故爾謹遵台命。鞠躬前來。文澤道。此亦同人盛舉。瞻仰傾城。爲

借花獻佛耳。說話間。陸素蘭。李玉林。金漱芳。同到。隨後高史顏王四人偕來。蕙芳一一都謝了。諸人正在敘談。只見傳帖人引著子玉進來。蕙芳雖不認識。心中卻已猜着。上前叩謝。子玉攙住道。這可是媚香麼。我庾香聞名久慕。觀面無緣。今幸仰企下風。已覺清芬竟體。蕙芳連稱不敢。看了子玉儀容。心中暗暗贊賞。真是天上日星。人間鸞鳳。有一段字瑜和粹之情。皎皎乎有出羣之致。怪不得杜玉儂傾倒如此。與我田郎可謂瑜亮並生矣。子玉又與陸素蘭

等相見。忽聽外面說徐老爺同蕭老爺來了。眾人一齊出廳迎接。只見子雲同了次賢。翩翩的儼似太原公子。襦裘而來。後面隨着袁寶珠王蘭保二人。再後還有八箇清俊書童。拿着衣包銅盆漱盂等物。蕙芳搶上幾步行了禮。子雲次賢兩邊扶起來道。媚香一向酒脫。今日忽然拘禮。不是倒累了你了。遂進室內與諸人相見。羣旦亦都見畢。敘齒坐下。子雲道。蒙庾香前舟及諸兄折柬相招。今日之舉。可爲極盛。昨日飽讀庾香珠玉。今日尚覺齒有餘芬。又復當此羣花大會。使弟等附驥餐芳。實爲快事。次賢道。丹山彩鳳。深巷烏衣。裙屐風流。無過于此。而寒臯野鶴。亦可翱翔其間乎。文澤王恂等同說道。度香靜宜兩先生。名士班頭。騷壇牛耳。弟等無刻不思雅範。今不鄙凡陋。惠然肯來。足以快此生平矣。南湘道。朋友之交。隨分投合。以我鄙見。竟不必純作寒暄。仲清道。竹君快人。開口立見。今日之集。皆係至好。正可暢叙幽情。不拘形跡爲妙。只見高品笑道。今日王母早來。只有南極仙翁。遲遲不到。難道半路上撞

着了小行者的筋斗雲。碰傷了小壽星。因此行走不便。麼。不然或是又滑倒在車轍裏了。說得眾人大笑道。卓然妙語待壽翁來罰其三大觴。蕙芳似覺臉紅。寶珠道。今日的客尙短幾人。文澤道。就止壽翁一人。花部中未到的尙有四人。琴言琪官都有病早來辭了。桂保春喜是必來的。等湘帆一到就可坐了。話言未完。春航已到。大家重新敘禮。羣芳亦都見了。未免取笑的取笑。詼諧的詼諧。寶珠與素蘭拉過紅毡鋪地。擺了兩張交椅。要請春航蕙芳並坐。受拜。二人如何肯坐。急行收了。此時春航蕙芳二人真覺口眾我寡。只好聽憑他們取笑。若回答兩句。又惹出許多話來。子玉頗敬春航儀容之洒落。與蕙芳正是冰壺秋月。相映生輝。又復品評諸花。各有佳妙。只不見琴言前來。殊覺怦怦欲動。文澤卽命家人擺起三桌席來。因問道。今日之坐。還是敘齒。還是推壽翁壽母上坐。春航蕙芳同道。這斷斷不敢。自然敘齒爲妙。眾人也說敘齒罷了。文澤送酒先定中間一席。論齒是次賢爲長。次賢自知不能推遜。只得

依了。並坐者爲高品。次是仲清。左首一席。子雲爲首。次南湘。次子玉。右首一席。田春航爲首。次王恂。文澤作陪。是每席三位。定完後。王桂保林春喜來了。皆見過了。正席上令漱芳。玉林春喜伺候。左席上令寶珠蘭保素蘭。右席上則蕙芳桂保二人分派已定。各人坐了。慢慢的淺斟緩酌。起來正是。

瀛洲詞客。先聚龍門。瑤島羣仙。同朝金闕。錦心繡口。九天之珠玉紛紛。月貌花膚。四座之冠裳楚楚。不亞鳳羹麟脯。晉長生之酒。慧証三生。何須仙磬雲璈。歌難老之章人思偕老。玉京子。餐霞子。御風子。驂鸞子。紅塵碧落。今世前生。畫眉人。浣紗人。踏歌人。采蓮人。彩鳳文凰。幻形化相。抹煞山林高隱。托梅妻鶴子。便算風流。任憑鐵石心腸。逢眼角眉梢。也成冰釋。猜枚行令。將君心來印儂心。玉液金波。試郎口再沾妾口。隨意詼諧遊戲。顛倒雌黃。當筵短調長歌。窮工妃白。多是借名花以寄傲。無民社之攸關。藉此行樂無邊。少年有待。正覺西園之雅。

集。僅有家姬。曲水之流觴。尚無狎客也。

這一會觥籌交錯。履舄紛遺。極盡少年雅集之樂。內中有幾箇已是玉山半頽。海棠欲睡的光景。席上人人心暢。箇箇情歡。只有子玉念着琴言。卧病在牀。知是懨懨神息。葯爐半燼。深閉綠窗。不知怎樣煩悶。又曉得我今日在此熱鬧之場。必思冷爭。此時怎能走到彼處。安慰他幾句。與他淪茗添香。助起他的精神來。他又不要疑我樂。卽忘憂。當此羣花大會。便就忘了他。那時更覺悶上加悶。偏偏素蘭

又在此。不然他還可以過去排解排解。咳。眼前雖則如雲。其奈匪我思存何。此時子玉神色慘淡。只推醉出席。去倚炕而卧。衆人也不理會。且酒肴已多。不勝其量。亦各離席散坐。家人們撤去殘肴。備上香茗鮮菓。春喜與桂保到太湖石畔。同坐在芍藥欄邊閒話。玉林淑芳已醉卧在海棠花下。蘭保在池畔釣魚。寶珠與蕙芳對奕。素蘭觀局。南湖高品在傍爲寶珠指點。蕙芳道。你們三人下我一箇。就贏了。也不算稀奇。寶珠道。我偏不用人教也。贏得你。文澤道。

古今寶鑑 第一十四
今日我們亦算極樂了。可惜花部中少了兩人。那箇還不
要緊。第一是琴言不來。便庾香不能暢意。子雲道。可不是。
琴言的病頗爲古怪。精神疲軟。飲食不思。已經十餘天了。
不見好。次賢道。我昨日診他的脉似積勞兼之感憤憂鬱。
昨日痰中竟有血點。非靜養數月不能痊愈。子玉在炕上
聽得清楚。不免更覺煩悶。仲清道。今日之事。不可無文辭
翰墨。靜宜先生可繪一圖。并作一序。以記雅集。我輩藉可
附驥。次賢道。作圖呢。弟當效勞。至于高文典冊。自有羣公

大手筆在。山人寒瘦之語。不稱金谷繁華。反使名花減色。
衆人道。太謙了。子雲道。今日起意是因媚香。引得百花齊
放。勝唐宮之剪綵。弟意欲仰觀諸兄珠玉。先作一聯句何
如。衆人道。最好。春航道。古體呢。近體。次賢道。近體發揮難
透。人多恐易平直。不如古體罷。于是以年齒爲先後。仍係
次賢爲首。次子雲。次高品。次南湘。次文澤。次仲清。次春航。
次王恂。次子玉。共是九人。王恂已將子玉叫醒。淨淨臉。素
蘭取出一顆醒酒丸。給子玉吃了。子玉不好意思。只得勉

強扎掙。素蘭見子玉不語不言，似醉非醉，心上猜着是爲琴言未來。一因人多不好解慰他。二因提起琴言，反恐倒勾他的心事，非惟不能寬解，越增愁悶了。反倒走開找別人說話。文澤命小厮于每位座前列一小几，置放筆硯。一付花牋數張，研好了墨。大家就請次賢起句。次賢道：把壽字撇開罷。又說聲僭了。提起筆來寫了一句，便念道：

玉樹歌清曉鶯亂。

大家聽了，各寫出了。註了靜字，應是子雲。子雲道：底下應該各人兩句，纔是略躊躇了一會也。卽寫道：

日日春風吹不散，散花天女好新奇。

衆人也寫了，註上雲字。齊說道：接得很妙。第三句一開，使人便有生發了。應到高品也不思索，卽寫道：

剪綵爲花撒天半，花情花貌越精神。

衆人皆道好。一一寫了。南湘道：此句要轉韻了。這花到底與真花有別。若竟把他當做花，則西子太真，又是何等花呢。遂寫道：

惟覺花心尙少真。蛺蝶有雄誰細辨。

眾人拍手道絕妙。着此句便分得清界限。不至籠統不分。竹君始終是箇妙才。南湘道不敢不敢。認題還認得清楚。輪到文澤了。文澤道此句對了纔有關鍵。不然氣散了。這雄蛺蝶倒有些難對。因細細的凝思。仲清道快交卷子外邊吹打要開門了。文澤道有了。

鴛鴦雖小總相親。

次賢子雲道這卻對得好。又工又切。南湘道也虧他。文澤就放下筆。仲清道怎麼一句就算了。提醒了文澤笑道你催得緊。我忘了。又想一想寫道。

化工細選無瑕琢。

眾人道此句亦出得好。又轉韻了。仲清接着寫道。

一一雕鐫設眉目。費盡龍宮十斛珠。

輪到春航了。接道。

截來碧海雙枝玉。小玉生嗔碧玉愁。

眾人又贊道好。又提得清楚。底下是王恂略費思索。寫道。

玉人又恐占千秋。嬋娟疑竊嫦娥藥。

大家正要贊好。高品道這句忒罵得惡。難道箇箇都像月宮裏的兔子。衆人大笑起來。王恂倒覺不安。衆且便罵高品道。惟有他是生平不肯說好話的。將來罰他作箇啞子。高品道奇了。人家罵你們我替你們不平。自然也有不像兔子的。你們倒罵我。真是好人難做。以下要子玉了。子玉心上正想着琴言。覺得無情無緒。衆人亦都明白。子玉雖極意遮飾。終究思緒不佳。不得已勉強寫道。

顧盼曾回玉女眸。鸞篋親掠雲鬟綠。

春航道。此係上妝時了。底下倒要細細摹寫呢。子玉此時想着琴言唱那驚夢的神情。所以有曾回玉女眸一句。衆人不解其故。不過見其興致不佳。故爾意不在詩。空衍了些。該又是次賢接道。

鏡裏芙蓉睡新足。宛轉歌成白紵詞。

又轉到子雲接道。

嬌柔解唱紅綃曲。清嘯偶觸便魂銷。

高品道。魂消兮可奈何。卽寫道。

銅雀春深大小喬。花有連枝稱姊妹。

南湘道。好便好。銅雀句有些打混。卽對道。

玉如合璧定瓊瑤。織腰扭入靈和柳。

衆人皆贊道。這姊妹花。瓊瑤玉。實在對得好。局勢又振得

整齊了。文澤便接道。

傾國傾城世無偶。軟到人間鍊石腸。

衆人道。妙妙。這句要對得工力悉敵纔好。仲清想了一想

又笑了一笑寫道。

春回世上支離叟。

春航道。這實在對得奇妙。再看下句是

嫣然一笑百媚生。

便接道。

纏頭爭擲黃金輕。鄭櫻桃是真殊艷。

王恂對道。

馮子都非浪得名。遲遲長晝當初夏。

文澤道。馮子都如今有箇馮子佩。倒像弟兄呢。子雲道。馮子佩原不錯。他有一種脾氣。他偏不肯在羣花堆裏取樂。王蘭保冷笑道。他自然不肯在我們堆裏。他見我們還要生氣呢。子玉道。何故。桂保接口道。他有他的心腸。子玉接道。

綺席花筵日易夜。英華美可咏同車。

一輪又到次賢。遂寫道。

元白詩原結連社。紅氍毹上艷情多。

子雲接道。

慣唱丁娘十索歌。葑菲采無遺下體。

高品道。妙妙。這句待我對一句好的。羣旦聽了。料定又要取笑他們。便都圍攏來。看着高品寫的什麼。高品帶笑。慢慢的寫將出來道。

雨雲行得到中阿。

眾人又笑起來。羣旦將高品亂碎亂打的一陣。子雲笑道。這是我不好。開出他這一句來。南湘道。雖然遊戲也不好。

過於刻薄。改一字就救轉來了。將得字改做豈字罷。羣曰方纔依了高品道罷了。豈難犯。又寫道。

天生麗質當珍惜。

南湘道。強盜看經屠尸成佛。卓然竟生出好心來。曉得珍惜了。這也難得。接道。

莫把花枝忍拋擲。願如王獻買桃根。

文澤聯道。

可笑王戎鑽李核。

仲清笑道。又來煞了。你們心上畢竟有些不乾淨。又看文澤寫道。

一旦天生好玉郎。

仲清聯道。

忍教天地錯陰陽。只聞雌霓成神女。

衆人道。此是規諷之辭。倒不是刻薄。世間竟亦不能無此事。但不在我輩中耳。春航道。

莫變雄風當大王。畫堂終日開良讌。

衆人又復笑起來。高品道。詩言志。解鈴便是繫鈴人。若我做了。又不是了。此下應是王恂。王恂道。可以收了。輪到庠香作結罷。寫道。

扇底窺郎留半面。拾得瑤光一片明。

衆人齊贊道好。應結句了。這一結倒不容易。要結得住。通篇纔好。子玉想了一想。寫道。

雪花飛上瓊枝艷。

大衆齊贊結得有力。能使通篇一氣。次賢重寫了一篇。朗

吟數過道。竟是一氣呵成。不見聯綴痕跡。明日我就畫一幅羣花鬪艷圖。何如。衆皆應道。妙極。我們何不將人花比擬一回。總要從公。不可各存偏見。於是大家評定。以寶珠爲牡丹。蕙芳爲芍藥。素蘭爲蓮花。玉林爲碧桃。漱芳爲海棠。蘭保爲玫瑰。桂保爲芙蓉。春喜小而多才。人人鍾愛。爲蘭花。八人品題盡合。因又想到琴言琪官爲何花。子雲道。琴言色藝過佳。而性情過冷。比爲梅花。最似相稱。且其性愛梅。不屬庠香。將誰屬耶。衆人說道。狠是高品道。祇怕和

靖先生不依庾香。割了他靴鞦子了。子玉不覺臉紅。仲清道。琪官呢。子雲道。琪官性清剛烈。相貌極好。似欠旖旎風流。比他爲菊花罷。高品道。菊花種數不一。有白有黃。或紅或紫。白的還好。其餘似覺老氣橫秋。琪官性情雖烈。其溫柔處亦頗耐人憐愛。不如比爲杏花。衆人道。好箇杏花。極妥當。文澤道。說起菊花。有黃有白。你們可曉得東園裏新來一箇妓女。叫白菊花。可知其人麼。衆人皆說不曉。高品道。天下事須瞞不過我。我知此人從廣西跟了一箇千總

進京。如今千總棄了他出京去了。因此落在門戶中。倒也生得素淨。故有此雅號。但是兩廣人裹足者少。都係六寸膚圓光緻。雙趺著地行走如風。人倒極風騷的。仲清道。這就是你各處稽察新聞事務的頭銜了。衆人又笑了。子雲道。今日一敘之後。盛筵難再。十八日瑤卿移寓。諸同人可以移樽一敘否。衆人皆道斷無不來之理。如有不到者。罰他作一東。再敘一天。寶珠道。只怕我沒有這臉面。斷乎不能全來的。春航道。爲什麼不來。況且你是箇花王。這些

羣花是要來朝賀的。就是我們看花人。賞到國色天香。沒有不踴躍從事。南湘道。你交給我。如有一人不到。罰我作東一天。兩人不到。罰我作東兩天。寶珠道。真麼。明日酒醒了。不要又想不起了。獨子玉默然不語。大家說說笑笑。已至明月正中。紅燈欲燼。三更多了。次賢道。夜已深了。我們可以散罷。于是大家各起。寶珠又訂十八日之期。皆應允了。風雨不阻。遂各登輿四散。明日蕙芳踵門叩謝。惟有子玉病了。不會進去。到了十八日。果然諸名士並那些名旦。

都到寶珠新寓來。從午刻起。直至子刻止。是日專以行令猜枚。清歌檀板。亦極歡而散。內中子玉因病不到。添了張仲雨。熱鬧場中。最爲趨奉的。花譜中添了琪官。惟琴言尙未痊愈。高品文澤因南湘說過。一客不來。罰我做東一日。子玉是日不到。罰了南湘一天。南湘甚爲樂從。卽在他家裏。又敘了一日。惟有子玉琴言皆未痊愈。正是數點梅花。嬌欲墜。月輪又下竹橋西。未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品花寶鑑

第十八回

狎客樓中教篋片

妖倡門口唱楊枝

話說琴言病體恹恹。閉門謝客。只有同班中幾箇相好。時來寬慰。寶珠素蘭又說子玉前日的光景。又不能常來看你。托我們傳話。千萬保重等語。琴言更加傷感。自患病以來。各處不去。怡園亦屏跡已久。奈其師長慶靠他做箇搖錢樹。因其久病不能見客。便也少了好些興頭。大凡做戲

班師傅的原是旦腳出身。三十年中。便有四變。你說那四變。少年時丰姿美秀。人所鍾愛。鑿開混沌。兩陽相交。人說是兔。到二十歲後。人也長大了。相貌也蠢笨了。尙要搔頭弄姿。華冠麗服。遇唱戲時。不顧羞恥。極意騷浪。扭扭捏捏。尙欲勾人魂魄。攝人精髓。則名爲狐。到三十後。嗓子啞了。鬚鬚出了。便唱不成戲。無可奈何。自己反裝出那市井模樣來。買些孩子。教了一年半載。便叫他出去賺錢。生得好。的賺得錢多。就當他老子一般看待。若生得平常的。不會

哄人。不會賺錢。就朝哼暮嘆。一日不陪酒。就罵兩日不陪酒。就打。及至出師時。開口要三千五百吊錢。到了手。打發出門。仍是一箇光身。連舊衣裳都不給一件。若沒有老婆。晚間還要徒弟伴宿。此等克惡棍徒。比猛虎還要勝幾分。則比爲虎。到時運退了。只好在班子裏。打旗兒。扮雜腳。那時只得比做狗了。此是做師傅的刻板面目。琴言自去年臘月到京。迄今四箇月。徐子雲已去白金數千。不爲不多。是以長慶待琴言分外好。若使琴言病了一年半載。只怕

也要變了心。此是旁人疑議。且按下不題。再說魏聘才進了華公府。滿擬錦上添花。立時可以發跡。那曉得進去了。一月。賓主尙未見面。幾次請見。只以有事辭之。所往來交接者。皆不三不四的人。又有那一班豪奴。架子很大。見了居然長揖。公然上坐。所說的話。無非懵懵懂懂。少年的意氣揚揚。強作解事。老年的倚老賣老。一味藏奸。聘才極意要好。一概應酬。就華府內一隻犬。也不敢得罪。意思問要巴結些好處來。誰知賠累已多。府中那些朋友門客。及家

人們。算起來就有幾百人。那一天沒有有些事。應酬開了。是不能揀佛燒香的。遇些喜慶事。就要派分子。間或三朋四友聚在一處。便生出事來。或是撒蘭喫飯。或是聚賭放頭。還有那些三三小子們。以及車夫馬夫厨子等類。時常來打箇抽豐。一不應酬。就有人說起閒話來。雖止一月之間。府裏這些閒雜人。倒也混熟了。也有與聘才合式的。也有不對的。合式的是顧月卿張笑梅諸人。不對的是閻簡安王卿雲諸人。聘才也只好各人安分。合式的便往來密些。不

對的便踈遠些。惟鬱鬱不樂者。尙未見過華公子一面。而且一無所事。不過天天與眾人厮混。正是兩餐老米飯。一枕黑甜鄉而已。這一日出門閒走。出得城來。正覺得車如流水馬如龍。比城裏熱鬧了好些。順著路走到鳴珂坊梅宅來。進去見子玉卧病未愈。精神懶散。子玉問起聘才光景。聘才只得說好。隨口撒了幾句謊。又去見了顏夫人道了謝。卽出來找李元茂。只見鎖了房門。遂復辭了子玉出門。冷冷清清到何處去呢。信步走到伏虎橋邊。想起張仲

雨住在吳宅。卽向門房中一問。卻好在家。卽請進去坐了。仲雨問了些寒溫。吃了一杯茶。略坐了一坐。仲雨道。老弟如今進城。是難得出城的。何不找箇地方坐坐。聽齣戲解箇悶兒。聘才道。狠好。這兩天實也勞乏了。要去就去。於是二人同了出來。到了戲園。揀箇地方坐下。看了兩三齣戲。也有些相公陪着說話。遠遠望見李元茂。同着孫嗣徽。在對面樓下。聘才過去講了幾句話。又過來。仲雨道。這兩箇郎舅至親。天生一對廢物。照應他做什麼。是日這幾齣戲。

覺得陳腐欠新。仲雨坐不住。說道去罷。算給了坐兒錢。與聘才同上了酒樓。小酌敘談。仲雨見聘才似乎與致不佳。不像從前光景。因問道。聽見老弟進了華公府。那裏局面寬大。且華公子是愛交接的。近來光景自然大有起色了。聘才道。仁兄不問。弟亦不便說起。始而富三爺講起華公子。有孟嘗之名。門下食客數百人。弟進去了。門客卻不少。都是些勢利透頂人。不是擠那箇。就是殺這箇。弟進去一月有餘。華公子只是冷冷的。若長如此光景。弟倒錯了主意了。仲雨道。你見過華公子幾次。聘才道。見倒見過幾次。不過隨便寒暄幾句。就走開了。他的舊人本多。新進去的自然擠不上去。仲雨默然良久。歎口氣道。如今世界自己。要講骨氣。只好閉門家裏坐。你要富貴場中走動。重新要操演言談手腳。亦是不容易的。上等人有兩箇。我們是學不來。一箇是前賢陳眉公。一箇就是做那十種曲的李笠翁。這兩箇人學問是數一數二的。命運不佳。不能做箇顯宦。與國家辦些大事故。做起高人隱士來。遂把平生之學。

問奔走勢利之門。又靠着幾筆書畫。幾首詩文。哄得王侯動色。朝市奔趨。那些大老官還要奉承他。若得罪了到處就可以殺他。自然有拿得穩的本領。你道可怕不可怕。這上等的如今是沒有了。且說第二等人。也就一時選不出來。有十樣要訣。聘才道。那十樣呢。仲雨道。一團和氣。二等才情。三觴酒量。四季衣服。五聲音律。六品官銜。七言詩句。八面張羅。九流通透。十分應酬。聘才搖搖頭道。要這許多。仲雨道。底下每句還要加箇不字呢。一團和氣要不變。二

等才情要不露。三觴酒量要不醉。四季衣服要不當。五聲音律要不錯。六品官銜要不做。七言詩句要不荒。八面張羅要不斷。九流通透要不短。十分應酬要不俗。聘才道。這等說做人就難了。兄弟是一字都沒有的。如何學的全。仲雨道。那倒也不在乎此。只要有幾件也就可以應酬了。且各人有各人的時運。不過自己總要有點本事。纔教人看得起。聘才道。還有那三等呢。仲雨道。那三等的也有七字訣。第一是童聘才道。怎麼講。仲雨笑道。要考過童生的自

然就念過書。略會斯文些。比那市井的人就強多了。第二是半通。會足恭。巴結內東。奴才拜弟兄。拉門面靠祖宗。鑽頭覓縫打抽風。這就是三等人了。聘才道。不要小看這三等人。只怕如今都是些三等呢。仲雨道。可不是。依我看來。倒也不是印板的。就有全了十樣本領。也有弄不出好處來。連那七箇字沒有的。也會尋出機會來。總之各人的緣法。從來說時來風送滕王閣。運退雷轟薦福碑。我知道這華公子是極好相與的。現有多少人從他府裏走動。弄出

多少好處來。我教你箇法兒。要他與你相好。狠不難。這人我也認得。從前他也托過我事情。我知道他府裏有箇林珊枝。是他的親隨。說到此便豎起大拇指來道。是箇這一分兒的言聽計從。寸步不離。你先要打通這箇關節。這關通了就容易了。還有那箇八齡班。也是不離左右的小孩。子們有甚識見。給點小便宜就得了。慢慢兒一言半語。吹進他耳朵裏去。今日聽見說魏師爺好。明日又聽見說魏師爺好。就打動他的心了。這教做放線雀兒。幾十丈線放

了出去。終究收得回來。只不要可惜小本錢。聘才點點頭。道。承教承教。仲雨又道。譬如你同華公子交接過了。你看他是什麼脾氣。喜的是什麼樣。惡的是什麼樣。自然是順他意見。順到九分。總要留一分在後。不好輕易拿出來。譬如馭那劣馬。若要駕馭他。違拗他的性子。是斷斷不能的。你跟着他跑。跑得足了。他也乏起來。便一勒就轉。譬如一件事。他能想到九分。你要想到十分。這一分便是勒轉劣馬的本事。這就叫收劣馬。還有那種人。各樣不好的。他也不與人往來。坐在房裏。妻妾自奉。一人安享。也要打探他心上。有一樣兩樣喜歡的。就把這樣去迎合他。獻點小忠。小信。沒有一件事求他。他自然就放心了。說某人到有點真心。不是賺他。他上了賺。就憑我怎麼樣了。這叫做釣金蟬。至於爲人。雖要和氣。也不可一味的膿包。於那些沒相干。不中用的人。如閻簡安。王卿雲等輩。倒不要去探他。渾去應酬他。也無用。大門子裏有那一種。在裏頭一句話都不能講的。他卻會惜人。你自己要看得清。可應酬則應酬。

不必應酬就不應酬。你應酬那不中用的人。被那要緊人。就看輕了。聘才聽了大笑道。吾兄真是當今第一箇大才。陳平之智。諸葛之謀。也不過如此。能把天下人的性情脾氣。如寫在手掌中。弟當以門生帖來拜老師。庶可傳授心法。仲雨笑道。我都與你說了。還拜什麼老師。依着做去。包管不錯。將來有了好處。不要忘了老師。就算你門生的良心了。說罷彼此又笑。不覺就過了半天。仲雨算清了賬。同了出來說道。老弟你進城罷。我還有事。不得奉陪。說罷拱

拱手去了。其時天氣尙早。一路行來。遠遠望見嗣徽元茂。兩人在前轉灣去了。聘才想道。他們到何處去。便悄悄的跟了來。到一條小胡同。只見閑人塞滿。都在人家門口瞧着。聘才會聽得人說。有箇東園。是婁子聚會之處。便也隨着眾人。站住望將進去。見那一家是茅茨土墻。裏頭有兩間草屋。又見嗣徽元茂。就在他前頭站立。望着兩箇婦人。坐在長凳上。約有三十來歲年紀。都腦滿腸肥。油頭粉面。身上倒穿得華麗。只見一箇婦人對着嗣徽道。進來坐坐。

嘻嘻的笑。引得嗣徽元茂。心痒難搔。欲進不進的光景。呆
呆的看着出神。又見一箇四十多歲的魑魍男人。在地下
蹲着。穿件小袄兒。拴繫了腰。掛一箇大瓶抽子。足可裝得
兩吊錢。又見簾子裏一箇婦人走出來。約二十餘歲年紀。
卻生的好看。瓜子臉兒。帶着幾點俏麻點兒。梳箇丁字頭。
兩鬢惺忪。插了一枝花。身上穿得素淨。腳下拖了一雙尖
頭四喜。堆絨蝠的高底鞋。也到凳上坐下。與那兩箇講話。
聽他口音。不像北邊。倒像南方人。一身兒堆着俊俏。覺得
比衆不同。聽得那一箇醜的唱起來。唱道。

俊郎君。天天門口眼睜睜。瞧得奴動情。盼得你眼昏。等
一等。巫山雲雨霎時成。只要京錢二百文。

聘才聽了好笑。又想道。雖然淫詞浪語。到也說得情真。又
聽得這箇醜的。直對着嗣徽元茂唱將起來。聘才再聽道。
一箇兒臉麻。一箇兒眼花。毆眼雞同着癩蝦蟆。你愛的
是咱。咱愛的是他。莫奢遮。溫柔鄉裏不像老行家。

衆人聽不出什麼來。聘才卻明白。是罵他們二人的幾乎。

品花寶鑑 第一八回
放聲笑起來。只得忍住。再看那箇生得好的。卻像是新出
來的。原來京裏妓女。要進大局兒的。倒先要在東園西廠
落幾天。見見市面。自然就不知羞恥。老練起來。如行院中
不好的打下來。又到此兩處。這箇就是高品所說。從廣西
新來的白菊花了。聘才看他舉止。尙有幾分羞澀。旁邊一
箇小兒。捧上一面琵琶。那人接了。彈了一套昭君怨。便惹
得門口看的人益發多了。元茂係近視眼。索性擠進去。門
裏呆看。聘才見那婦人。一面彈。一面唱道。

楊柳枝。楊柳枝。昔年宮裏鬪腰支。如今棄向道旁種。翠
結雙眉怨路歧。畫船何處繫。駿馬向風嘶。吟不到東君
二月陌頭來。只做了秋林憔悴。西風裏。

又見他把絃緊了一緊。和了一和。便高了一調了。再唱道。
想當年是鴛與鴛。到今是參與商。果然是露水夫妻不
久長。千山萬水來此鄉。離鸞別鳳空相望。嘆紅顏薄命
少收場。便再抱琵琶也哭斷腸。

想情郎。昂昂七尺天神樣。千夫長。百夫防。洞庭南北多

名望恩參愛娘。溫柔一晌灘江上。到如今撇下奴瘦嬋娟。伶仃孤苦。真做了一枝殘菊傲秋霜。石公壩追得好心傷。畫眉塘險把殘軀喪。全湘沅湘三江九江。只指望趕得上桃根桃葉迎雙槳。誰知道楚尾吳頭天樣長。又過那金陵王氣未全降。瓜州燈火揚州望。渡河黃。怕見那三閘河流日夜狂。淮徐濟充無心賞。幸一路平安到帝邦。只不曉那薄倖兒郎在何處藏。我是那剪頭髮尋夫的趙五娘。你休猜做北路邯鄲大道娼。

一面彈。一面唱。其聲悽慘。唱得聘才流下淚來。想道這人倒是箇鍾情人。歷訴生平受盡難苦。不知那箇負心人何處去了。只聽得孫嗣徽道。阿喲。不好了。我身上的東西。竟是空空如也。可惡可惡。蹬着腳嘆一口氣道。咳。君子無故。玉不去身。他竟卷而懷之。我以後便如喪不佩起來。看他便能奈我何。元茂道。京中這剪綰的實在可恨。我去年拿了家父十兩銀子。與魏老聘去看戲。到戲園子門口絆了一交。卽有人攙我起來。還替我拍拍灰。我還當他是箇好

品花寶鑑 卷一 八
人及到後來。銀子也沒有了。後來家君查出來。足足罵了
一天。你看這些狗東西。害人不害人。那時聽者無不暗笑。
孫嗣徽道。彼美人兮。君子好求。你何不疾趨而進之。元茂
笑道。我不。十目所視的。怎樣進得去。聘才聽了。失聲一笑。
元茂聽得聲音狠熟。便眯着眼睛。四下張望。望見是聘才。
便漲紅了臉。與嗣徽擠將出來。與聘才見了。嗣徽道。魏大
哥。我知道你如今是狡兔三窟。竟是鞠躬而入公門了。也
不來顧盼顧盼。舊日朋友。今日既一見之。我心則喜呢。聘

才道。勞人草草。本要奉候的。因天晚了。要進城了。元茂道。
你如今在那華府裏可好。今日還進城麼。聘才道。就進城
了。元茂道。我們也要回去了。同走罷。於是在路談談講講。
聘才道。你方纔聽他們唱的可聽得出來。元茂道。我一字
不懂。我倒愛那胖婆娘。對着我儘笑。儘勾我。又不敢進去
坐坐。嗣徽道。美哉美哉。價廉而工省。明日我與汝姑一試
之。若遲遲吾行。恐爲捷足先得。則雖悔莫追矣。只要其樂
陶陶。又何論。十目所視。聘才聽他仍是咬文嚼字。滿口胡

柴忍住笑。只好由他罷了。到了路口。各人分路。聘才聽得後面車聲磷磷。直走過去。聘才連忙讓開。祇見坐在車裏的。就是方纔彈唱的那箇媳婦。車沿上坐着一箇老婆子。跑得風快的過去了。且按下聘才那邊。要說這白菊花。是廣西梧州府人。生得十分俊俏。嫁了一箇姓宋的。是箇不長進的人。這菊花善與人交。相識了一箇營員。姓張的。是湖廣人。兩人在廣西十分相好。誓同偕老。已有數年。去年這箇張營員。奉差進京。這白菊花。倒是箇有情有義的人。

於張營員走後。卽帶了些盤費。一箇小丫頭。趕將上來。不知怎樣錯了路。一直出了廣西省。到了湖南。尙趕不着。又不知相去多遠。且盤費已盡。舉目無親。進退維谷。在湖南住下。忽得了箇謊信。說這張營員。在京營作了千總。不得出京。他就賣了些衣裳作路費。搭了箇便船進京。及到京時。那姓張的。早已差竣回去。以致菊花流落在此。只得倚門賣笑。今日來接他的。是箇開門戶的陶家。這陶媽媽家裏。有三箇姑娘。內中一箇好的。名叫玉天仙。是揚州人。生

得風騷嬌俏。這兩天接着一箇大嫖客。就是廣東那箇奚十一。陶媽媽打聽他的家世。知他是海南大家。家有千萬之富。兄弟十人。都作道府大員。老太爺是現任提台。家裏開着洋行。又訪他是箇大冤桶。便想發他一票大財。無奈那幾箇姑娘。不大懂他的話。兼之奚十一是箇鴉片大癮。一天要喫一二兩。這三箇姑娘。雖會喫幾口白土煙。喫了那黑土煙。幾分就醉倒了。且彼此語言都不甚投機。因此奚十一不大喜歡。陶媽媽知道菊花是廣西人。又生得好

看。必定勾得住他。所以把他接了過來。認爲義女。登時換了斬新的衣服。與諸姊妹相見。菊花與玉天仙尤爲相愛。菊花受盡了狼狽。到此已如出了地獄。心裏還有甚不足。一心就候那奚十一來。且說這奚十一。自到京來。不上半年。銀子已花去數萬。盡填在糞窖裏。有人勸他何不娶箇妾。他是遊蕩慣的。見了那良家之女子。甚爲厭惡。惟在娼妓隊裏物色。又沒有合意的一日。陶媽媽轉來請他。說他家新到了一箇廣西人。奚十一聽見是廣西的。便滿心歡

喜叫箇小跟班帶了煙具也不坐車昂然的步行而去。到了陶家陶媽媽先出來見了便極意的脅肩諂笑了一回。然後說道你們快請四姑娘出來不多一刻見白菊花孃孃婷婷的一身香艷滿面春情上前見了說了些話彼此語音相對奚十一看他相貌正是嬌如花柔如水甜如蜜黏如飴十分大喜略問了幾句話便同進了房便叫小跟班擺好了煙具開了燈一面吹一面談這奚十一要喫大口煙的菊花替他燒煙先從半分一口起加到三分一口

方纔合意菊花燒煙的本事甚好燒得不生不熟奚十一又喜喫麵條煙將這煙挑了一籤子在火上四面的一燒那條煙就掛得有五寸長放在斗門口奚十一吵吵的。一口吸盡還閉了嘴不放一點煙散出來這是奚十一的生平絕技菊花也喫了幾口便睡到奚十一懷裏來與他上煙奚十一連喫了七八錢也發了便勃然動起興來兩人收過了燈關了門就作出一回秘戲描不出蝶戀花顛倒鴛鴦諸般妙處一箇猛於下山虎一箇熟似落蒂瓜直

鬧到兩箇時辰。方各滿心足意。收拾乾淨了。重複開燈喫煙。便連着喝酒喫飯。奚十一在那裏一連宿了七八天。每一天也花幾十吊錢。老鴇便欲砍起斧子來。本人身上作衣服。打首飾。製鋪墊。是不必說了。還有那些姑娘們。要這樣。要那樣。連老鴇婆幫閒撈毛的。沒有一箇不打把式。好在奚十一爽快性成。從無吝嗇。菊花見奚十一。這箇雄糾糾的相貌。比從前的相好。更勝一倍。又知道是箇大老爺。在京候選的。便起了從良之念。奚十一本爲物色小星而

來。見菊花這般美貌。又是箇極在行的。便也要買他爲妾。倒是那箇老鴇。不甚願意。菊花方來幾天。且並非他的人。又無身價可勒。只想留他在家。多弄些錢。若從良去了。不是白幹了。這件買賣。便從中調唆。在菊花面前說。奚十一是箇沒良心的人。他家裏有幾十房小星。聽他二爺們說。娶到了家。就丟在腦後。又去貪戀別處。是箇戀新棄舊的人。這樣人。斷不可嫁他。你別錯了主意。在奚十一面前。只說這菊花有本夫在此。不肯賣他的。又說菊花性子不

好喫慣了這碗飯。不能務正的老爺要娶姨奶奶。我包管與你揀一箇十全的人。不必要他。無奈他們兩人結得火熱的交情。雖有老鴇打破彼此全然不信。菊花將他的始末根由。細細告知奚十一。說這老鴇是接他過來。單爲着應酬你的。我如今要從良。與他們毫不相干。只要賞他幾兩銀子。就是了。奚十一定了主意。卽叫了官媒婆作媒。賞了陶老鴇五十金。將菊花領回。買了丫頭。僱了老媽子。菊花便嫁了奚十一。作了姨奶奶。從此倒入了正路。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天
長
年
月
日
書

